



敦良吉齋文鈔卷三

國朝
天緒
書錄

天緒
書錄

天緒
書錄

傳狀

亡兒元叔行略

亡兒元叔字亨甫死年十九矣兒生有異稟稍長端慤若成人其死後數著靈驗又早經亂離嘗力苦共余存活故旣死而余念之痛又久而益不能忘兒眉目疏朗方口大耳聲若巨鐘生五六歲恆疾幾死居嘗不與羣兒朋偶時時潛入塾中盜竊紙筆獨行嘯呼塗抹狼藉比夕其母解其襦袴零楮斷墨滾滾墮牀下一日余檢

敦良吉齋文三

一

集虛草堂

架上書失去唐宋人書十餘冊意兒之爲也跪而鞠之中庭其母曰昨晡時迹兒飯兒兒據案上右握管手巨冊仰天咯咯余視冊中多連環墨圈墨橫斜大如杯孟屢呵之不顧也余益怒責對狀兒躍起憤呼曰兒固知爺必重撻兒兒實愛爺書旣墨之懼爺撻則火而投之井中爺柰何重撻兒兒小不勝撻適大母營護亟遂笑而釋之然自是心竊奇兒嘗使來塾中隨其兄受四子章句與漢魏人樂府歌行上口輒能成誦余家窮數出遊大母尤愛憐之而里中師多浮惰飲博兒以是數廢讀咸豐二年冬余歸自池州念天下亂日多吾母又

老病兩兒子皆失學遂營數畝於巢湖之濱其明年春
挈家居焉是冬郡城破其明年夏湖濱構難余屋火泊
冬僦居郡東之雙山又二年兒死兒小時嘗患痰病既
愈或經年一發發亦輒愈其死之前一夕余同故人自
外來兒病起矣左右飲具款客如平時天黎明客聞兒
鼾聲異常隔牆呼余起亟走視卒不可救六年六月二
十七日也初余避地於湖濱也家人生長郡城中耕織
場圃之業惰焉未習兒恆以身先之夜恆與其兄坐其
母紡車旁共讀其母病輟紡則與其兄更迭紡且紡且
讀夜與其兄率紡絮若干許誦書數篇或成小詩一二

敦良吉齋文三

二

集虛草堂

首晝執他役恆懷書暇卽坐舂鍤旁端誦嘗天雨糧斷
從鄰家貸麥作粥屋故有馬磨磨重歲久脫其齒兒縛
木磨上自推挽之便旋健步朗誦其所作推磨行昂首
抗聲意氣勃然大母扶杖坐磨旁顧余笑曰若狂癡是
兒更癡於若吾固知若父子終以窮死顧吾年老不耐
飢累兒日推磨兒磨殊樂然吾聞兒磨聲輒心痛如刺
語未畢淚涔涔下兒亦倚磨閒啜泣比來山中益刻厲
務讀書好深思強記是時廬州日連兵山中無親故耕
無田績無絮兒與其兄晝負薪夜恆誦書山中入憐余
飢多愛敬兒眾釀錢俸授諸童子書時其兄于役四方

或經月不得歸兒見明起料家事日曠黑從塾中來恆
出其晝所誦書相質有疑義輒危坐達曙嘗廢寢食其
母每切戒之則謝曰兒不幸生亂世然猶獲日安坐誦
書恐他日更無兒誦處夜坐樂不思睡也余早罹憂患
既遇亂破家亡命自來山中貌加豐學日益加勤以兒
故恆樂兒死五年矣今年秋余母又歿山中歲旱蝗隆
冬風雪寒沍獨坐苦次求如曩者與余母若兒對泣磨
閒亦渺不能再悲夫兒性脫驚比長益柔謹自下與物
莊而多恕余性卞急因事嘗數規余失其他泉石魚鳥
諸落寞之嗜好則多與余同喜讀史嘗曰六經聖人之

敦良吉齋文三

三

集虛草堂

言學者徒誦焉而易失其指讀史以求古今治亂之迹
而卒衷之於經經之大義益燦然矣余嘗助以古人專
經之法而卒無以奪其言焉其讀史一傳不精熟則不
更讀他傳其遺詩數十首雜文若干篇其兄牘事整比
總錄爲一卷兒恆語不誑其死有若前知者六年春余
將爲兒娶婦兒固請辭大母驚問故曰懼多累且懼累
兒父母他日其母爲作藍布衫兒喜曰是衫稱兒身送
死不須他物矣家人頗怪其不祥比死得其手書二一
以訣余一以訣其兄余初訝其言久多驗兒嘗念余夜
中數數來每至則有聲颯然瑰零星自空墮比曉案上

筆硯恆失其故處其死也衾斂不具其母探袋中得其
所爲絕命辭二首余易以小石印仍內之袋中殉焉其
母泣而衣之以舊所著藍布衫印橫徑寸餘旁銳兒小
時所嘗竊弄者其文曰野馬也其石駢其篆籀

碑誌

王君墓誌銘

嗚乎聖人不作學者趨於苟賤浮脆而一二雄奇邁俗
之士又多跳浪馳騫不檢於細行余束髮至壯大所交
士半天下求其能力乎古人之志節懷仁蹈義內行無
忤於妻子第以聞見所及得同里人亡友高君謝塵一

敦良吉齋文三

四

集虛草堂

人焉已爾乃今知有王君者君狷者也諱然簡湖南善
化人以諸生終其家故窮授徒以給隆冬恆外緼而葛
袴履嘗旁穿飢且憊一錢不私假於人顧獨喜面斥人
過然苟聞一善行則咨嗟歎息走相詫也里之人服其
德有不孝於親不恭於兄不信於友朋者則必預相戒
勿使王君知其初試於學使者旣注名矣比覆試使者
故相摘君抗辨使者怒而跪之中庭有同號生者亦被
譴匍匐叩頭階下涕泗浪然君躍起旁睨同號生曰啖
腐頭巾第褫耳且使者操尺寸柄以求天下奇才異能
旣憤憤柰何又庭辱士使者乃益怒將中以法久乃解

君卒年六十有五子篤業以某年某月葬君於某鄉之
某原余之具聞於其鄉人陳太守者如此太守見官池
州與君爲平交旣貴矣嘗貽以金君笑而謝之不顧也
君嘗江行客挈眷請坫舟力卻之客固請旣同載而客
死則市棺斂走數百里返其孥又重賜之而後歸太守
高君之行諒將歸葺其墓而屬余爲之銘乃銘之曰
吏而墨虎乃食魚彼豸其冠口則有珠若若纍纍如蟻
如鬼偉哉王君博士弟子君雖餓夫重猶千鈞經經之
石苦節自貞儻生洙泗益大以醇今時交態迴新換舊
況如君者匪笑則詭槁歿黃壤有寇無媾我之銘君以

敦艮吉齋文三

五

集虛草堂

陳太守太守莊士其言不卮刻示後來庶無愧詞

易安人碑陰文

易安人者今守池州陳公之室以刲臂療夫積勞死事
聞得 旌往余見邵君所爲表墓之文俛識其概今年
春公出示曾侍郎所爲誌銘屬爲之言謹案禮經子事
父母婦事舅姑有嘗藥之文有抑搔之節刲臂之事於
經無明文然自三古以還孝子烈婦卒然遇非常之變
斷肢茹刃奇偉慘特之行驚動鬼神炳著於傳記者往
往而有求之於經卒未嘗有明文焉何也記曰不虧其
體之謂孝則夫剖心刲腹如比干萇宏者其又何說之

云蓋禮者先王因時以設宜云爾至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事關乎至性而變生於難名昔之聖人究何嘗懸一成之的以預爲之限哉方安人從官京師子然羈處守孱病喘憊之夫提攜孺穉倉皇憂墨凡苟可以活其夫者將絕肮碎踵之不辭其在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爲凡爲婦人者言之也又曰釐爾女士必有其有智勇卓犖之資定傾扶危之節而後乃克副乎士之名如安人者儻所謂女而有士行者與世衰道喪士大夫相習於澆澀遷避宇宙之變故日益多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日益薄安人生卒與其得旌之年月表與誌銘具書之矣余竊有慨於曾侍郎之言而引伸其旨以告世之凡號爲士者

徐氏子元叔權厝誌

咸豐六年七月廿七日徐氏子元叔死卽以是日之夕權厝於葛氏之阡又數日其父泣而誌之曰阡故葛氏之隙壤余來山中憊葛氏之屋而居焉其東爲葛氏之祠葛氏諸小兒嘗從兒受書祠中兒旣死故葛氏以其阡之隙俾余厝兒棺焉阡距余家不百步其左右陂陀鱗次眾山環如列屏方春夏交天雨陡霽山泉騰嘯水田秧綠四暈日將夕余行歌田閒兒來便同憩石上比

敦艮吉齋文三

六

集虛草堂

歸老妻迎門笑語問兒飢否每晚飲余益陶然以醉不知身之在亂離也今者兒之權厝之地蓋昔者嘗與余往來臨眺之所嗟乎兒爾死才幾日閒爾母日倚門東向哭椎胸揮涕望爾而長號余歌邪泣邪爾知焉否邪余行邪去邪其將終棄爾於茲土焉已邪

廬江徵士吳君墓誌銘

廬江徵士吳君死事之四年其子長慶奉狀請銘卒卒久未有應自江淮構兵海內賢士大夫與夫平昔里巷酒食游處之徒顛覆死亡指不勝屈卽余亦數瀕於危覩然獲存於今每欲論次君之行事磨墨伸紙俯仰再

敦良吉齋文三

七

集虛草堂

四歛歔而罷今長慶乃固以請其奚以辭君諱廷香世爲廬江縣人考鳴盛祖定邦皆郡庠生妻張氏得年四十有九子長慶以君死得世職如例君少有文行咸豐元年由優貢生舉孝廉方正故事嗣皇帝初元詔直省舉孝廉方正於是守令以君應詔書君之宗人與其鄉黨無閒言君旣爲其鄉人之所信愛遇事益勇於自爲不幸而毀家隕元蹈死弗顧夫固其素命者然也初君議復廬江以爲郡城久稽兵廬江賊方怠出奇攻瑕旁斷賊臂郡城之賊援易孤而是時官兵已抵舒城君先購閒賊中以所募卒與其鄉之練丁潛薄城下四

年秋八月丙寅晦遂拔而守之頃之賊奄至城空無援
九月二十九日城破君與其鄉人血戰城中旣夜創死
於毛公祠後縣人徐君者憐而藁葬焉君修眉昂立鬚
髯美甚三年夏相遇於郡中出示其所上李撫軍言團
練書方是時賊踞皖廬州爲省會諸貴人哆然相慶余
謂君與余皆書生眾方樂禍亂將益大且其事多非口
舌之所能爲欲因是以尼其出君掀髯顧笑曰若實怯
脫人卒如若言亂將誰拯旣別去郡城旋陷遂久不相
聞問比復廬江郡人之知君者羣賀適余故人沈君攝
廬江縣事以援兵往余頓足曰吳君長者廬江庫而孤

敦艮吉齋文三

八

集虛草堂

今以屢潰之卒嘗甚忿之賊必不支然而吳君死矣君
旣死又一年而縣城復其子長慶以六年九月耐君於
縣南戴鼇峰之祖兆又一年而縣城復陷計君之墓宿
草奧如賊樵采斥望之所必經貞石之刻渺焉有待余
重違長慶意乃銘之曰

壤深厚山鬱律曰佳城卜云吉寢無訛萬事畢

君美彭君墓誌銘

士不幸生用武之時出而謀人家國成敗利鈍恆視其
所與共事之人夫其旁觀厝注先事而設籌者豈必皆
書生之見無用之迂談而地疏人睽有說不行余故於

廬郡之失深追恨北門騎兵之潰而尤悼惜於君之不得其死也君合肥人姓彭氏諱振標武學生通書善騎射嘗手揮千金以款故人於危旣落其產遂以其家人去而耕於郡城之北咸豐三年十一月十有八日死於壽春鎮將玉山之難年五十有七方賊之圍廬郡也撫軍實能兵賊憤溝柵務持久諸援軍分道進鎮將玉山自率所部東關戍卒與西安馬兵兼程道北鄉鄉民奉牛酒犒軍諸團之長咸簡卒疾裝待令君以爲賊壁隘善伏且多田不利騎而客軍新至宜謹諜飭士先閒報撫軍然後會諸援軍乘閒合擊而以鄉兵萬人陣騎後

敦良吉齋文三

九

集虛草堂

事當集君說旣不行玉山所部尤梗令比戰騎兵入伏中玉山創死兩大弁咸遁方是時君方戒家人治具以待諸軍之歸獨登高咨嘆顧望賊突至引佩刀與格死之君旣死之明年事聞 贈卹如例君世衛籍配吳孺人先卒繼配何子二作舟作礪孫爲梓以某年某月葬君於某原而徵銘於余往余與君戚郭子仰林友善一日方劇飲而君至玉佩錦裘風儀郁如余時沾醉笑呼君卻坐愕顧未終飲罷去仰林私相誚曰彭君義烈奇士奈何坐失杯酒閒邪悲夫銘曰

生爲人豪歿爲鬼雄吁嗟乎彭君魂歸來兮樂陶宮

張烈女墓誌銘

霍邱張烈女其字曰述其父曰元義其母氏曰姚其大父歲進士曰士楷於咸豐七年三月十日罵賊死又三年其父以狀徵銘案狀烈女家世儒素年六歲從其大父讀書塾中受孝經列女傳一誦通其章句稍長左右治女紅蚤夜滌作惟謹七年春賊犯霍邱烈女從其父母避居白馬廟旁未幾賊黨趨固始其父挈烈女閒道行方是時賊四布烈女母緦負行且後烈女走且啼中道顧謂其父曰兒幼賊無狀不可爲不義辱顧兒母後俟母來一相訣請效死免貽兩大人憂頃之其母來語

敦艮吉齋文三

十

集虛草堂

未竟賊虜至烈女亟躍堰中賊酋遶堰呼曰若無怖若出我行且芘若家烈女益怒罵賊酋忿擊以矛女且罵且泗死焉居數日賊稍退其父母潛昇烈女屍坎而瘞於白馬廟之西原蓋烈女生而聰慧稍長而力苦比死而不忍於其父母吁其亦可銘也夫銘曰
天降凶劉我民絕脰折項燔割沈摺拄天地忠孝貞山
陬下里鬱不升露醜棄骼胷荆榛或飽魚腹肥饒鱗烈
女有父俾烈女有聞刻詞於阡示後人有哦者石輝千
春

馮殤子墓誌銘

天堂巡檢馮君有殤子曰福基生十四年矣咸豐七年九月死於賊其家人以其月自廣濟歸殯於天堂越五稔官軍旣復安慶天堂人之知殤子者卜葬於潛岳之栗子原是爲同治元年三月六日殤子其先代州人曾祖宸浙江建德縣知縣祖壽榕太學生娶於浙遂家焉父焯嘗官天堂好讀書喜游世所稱雁門笠尉也方賊之略入於天堂也殤子奉其母避巖竇閒餓四日矣賊漸逼計無兩脫者乃與羣小兒挺而走賊賊喜獲小兒驅之去其母坐是得脫賊抵黃梅晨飯藥市中殤子竊寘藥藥斃賊十餘人旣懼洩遂吞其袖中所餘藥僵踣

敦良吉齋文三

十一

集虛草堂

草閒血淋淋出口鼻賊訝曰兒誠中藥乃者曾幾誤馘兒委之去有寺僧者收而活之又數日毒發死殤子生而聰慧受書不假師說多能曉其大旨馮君以是恆愛憐之而君之官天堂也旣去而無厭於天堂之人故天堂人恆不忍於殤子之死旣葬矣請於大府伐石以表蓋殤子之死與天堂人加禮於殤子法當銘而君則余故人也銘奚忍辭乃銘之曰六日壽其狀外隴人曾人孰無死死而不辱是日考終相彼佳城潛岳之中美哉馮殤子之宮

天宮桐城姚先生墓誌銘 誦墓坐十四年矣咸豐十年

桐城姚先生諱瑩字石甫一字明叔天下知先生者咸曰石甫先生云姚族望桐城前明至國朝代有巨人曾祖範翰林院編修妣張祖樹元縣增生妣張繼徐父騃妣張三代皆以先生贈通奉大夫妣夫人先生年踰冠中嘉慶戊辰進士試數縣皆最旋由高郵州知州轉兩淮監掣同知權兩淮鹽運使最如前道光十八年擢臺灣兵備道故事邊閩兵備加按察使銜得專奏既上事勸農料軍而是時西夷犯順粵東閩浙皆被兵朝廷命上公佩大經略印副以宗親貴臣都逗留一二宿將戰不利臺灣地孤形便奸民相扇引先生與僚吏設方略斬俘奏可方是時臺灣軍聲壯天下旣大吏力主款詔臺灣歸所俘夷俘挾前憤訟時相國穆彰阿陰持之趣對狀先生以夷方就款大臣囚服對吏重辱國乃亟引咎赴刑部獄時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事也西夷旣就款上念功左官蜀兩使西藏補蓬州知州假歸時鹽政久弛兩江制軍議行淮綱檄監九江鹽務咸豐初元以大臣薦有武昌鹽法道之命未行詔以廣西按察使參大學士賽尙阿軍其明年賽尙阿無功逮先生方籌餉湖南撫軍張亮基奏留以其年積勞卒官先生狀短悍視炯炯發聲如鐘少學於其從大父姬傳

先生與其鄉方先生植之劉太學孟塗友善博聞多通
議論嶽嶽不少挫自爲縣官時數不獲志於長官臺灣
之功旣斲於吏議其在廣西大帥懦不能兵部將都統
烏蘭泰鎮軍向榮皆驍將不相能紫荆山之圍賊就禽
矣先生以爲流賊如水宜環攻以斷其逸因條舉利害
累百餘言不果用比竄永安則又爲書白幕府請明法
飭將并力合剿戒前失永安東北有隘名水竇徑阻蒼
綠之可以達桂林賊壁隘死鬪而自軍興以來將驕士
玩賊善閒屢持金錢與我軍媾永安城小而庠方是時
都統軍西南鎮軍軍東北合滇黔楚蜀之軍總四萬餘

敦良吉齋文三

十三

集虛草堂

人永安水竇賊數千又屢敗衄水竇者向軍門分守處
也先生旣白於幕府則又力疾馳叩軍門數譬解之然
皆不果用未幾賊突圍並水竇犯桂林推鋒遂前夫廣
西之役天下猶全盛也向使先生之說行夫安有今日
之事哉士大夫居恆雍容方幅而武夫悍將快私憤以
縱巨寇遂至一隅之毒痛於天下彼西夷者迴翔審顧
操兩端以坐觀其弊烏乎天下事果孰爲之而至是哉
上下才十餘年間亂日多生人死亡日益眾而余今者
從烽煙煨燼之餘誦先生之功緒以論述其行事獨非
幸與往余販鹽九江先生約共爲買因師事焉卽別去

而皖禍作又數年識其遺孤濬昌於安慶行營昨歸葬
濬昌以狀請補銘其墓按狀先生生於乾隆乙巳十月
卒於咸豐壬子十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八配方後
四年卒一女適里人按察使經歷張匯其倅蕭有子二
孝早世季濬昌有學行與余好見官江西湖口縣知縣
先生坦懷樂善老而彌篤其在九江孟塗已前死余識
方先生於桐城爲坵書先生讀書未竟面赤鬚怒張曰
咄植之與我都老大乃屢訶我如小兒徐謝曰頃失辭
植之直諒多聞君子也微植之夫孰鑄吾過嘗被知於
趙文恪公文恪死走武陵拜其墓其他振寒字孤天下

敦艮吉齋文三

十四

集虛草堂

知先生者都能道之故不具錄先生文之刊行者總四
部曰奏議曰紀行曰詩文集建甯人張際亮好大言少
許可讀而序之謂簡明似玉文成銘曰

維昔乾嘉人材輩進武臣元老天壽龐駿先生數奇載
丁陽九出門張弧跋前疐後潯陽之宴矢言江水旅櫬
歸來故鄉荆杞荆杞蕭條轉屍蔽野握節簽樞彼何人
者伐石刻銘以寫我思後有攬者視吾銘詞

頴上教諭曹君墓誌銘

池州銅陵縣有力學篤行之士曰曹君琢之歿數年矣
旣歸厝其弟耕之率其孤以狀乞銘先是咸豐四年余

里人王君福永以穎上教官合門罵賊死又一年聞穎上縣城賴一教官以存教官者銅陵曹君琢之也比來安慶與其弟耕之游耕之爲人循循有法度數道君之行誼君中道光丁酉科舉人咸豐五年選穎上縣教諭教官俸恆薄而君固窶異時凡爲教官者恆多方以自埶於府若縣歲恆屬其生徒括金錢以爲壽故府若縣視教官如門下客而生徒之於教官恆相迕而不相親君之初至穎上也生徒循例請壽君正色謝曰此何時而乃爲壽邪且僕雖窶終不以壽溷諸君爲於是嚴立條戒暇輒白於縣官請浚河築壘部署鄉兵豫以待變

敦良吉齋文三

十五

集虛草堂

卒不用其明年盜圍穎上城中兵二百人君召生徒合鄉兵助守遇事力爭縣官卒感其誠多信從之頃之盜穴城城崩君督眾擊賊戰屢捷而是時城外援久斷吏胥庭辱諸生諸生譁誓眾請鬪君曉之曰盜隔一牆內鬪而召寇兵非便也且吏胥何較邪或有諷之去者君笑謝之蓋君助守以及解嚴總四十有九日旣敘功得六品銜以知縣用其明年赴試入都歸道解州路梗遂授經於解州尋歿得年四十有八同治二年六月歸厝於祖塋之次君世居銅陵東鄉耆老澗曾祖醇太學生妣胡祖奎縣學生妣徐嘗封肉以愈姑疾世所稱銅陵

徐孝婦也考觀輝廩膳生妣盛繼妣陳君少承家業讀書務實踐其學守陽明致良知之說昔朱子論學校推本於教官而深病夫懷牒求試其選益輕故士之自待益薄烏乎若君之行事與吾鄉王君之死要皆能不自負其官者與君諱藍田配章孺人子二長榮黼早世次榮綬縣學生一女適石埭貢生陳蔚文君同母弟耕之名翰田道光庚子科舉人其季縣學生莘田陳孺人出耕之將刊行君所著書曰經義解曰史論曰大學古本解總若干卷余又以歎王君之死幾斬焉而無聞也悲夫乃爲銘曰

敦良吉齋文三

十六

集虛草堂

士利於俗俎豆虛設嗟哉鬻宮鐸隕其舌嶽嶽曹君其風可儀壽不償德天靳其施君有賢昆令聞以崇考行撰銘昭示無窮

顧君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貽綬字紫巖一字薇庭常州金匱縣人顧氏以仕顯者明萬厯閒吏部尚書南野公五傳至國朝康熙戊戌進士官侍講學士諱仔學士公生維錦維錦生洵洵生侍郎公諱泉傳具國史自學士公以下皆以侍郎公貴贈如其官侍郎公三子其長爲君君少有奇童之名讀書數行並下九歲能爲文出語驚其長

老十二歲應縣試每試輒冠其曹是時侍郎公視學黔
中君奉其大父之任所黔中多佳山水君遊益遠學益
富文日益進既侍郎公秩滿還朝君歸試於學使者
以第一人補金匱縣學生庚辰之春成皇帝初嗣位
援例得三品廕生朝考一等引見後補授中書科
中書旋丁內外艱君喪葬如禮服闋改捐同知籤掣浙
江省歷署嚴州處州温州湖州等處同知又屢充浙江
省鄉試場彌封官受卷官總辦謄錄官又委監寶浙局
督嘉湖糧運皆明敏能舉其職君性仁恕持法平審斷
務求其情未嘗輕於扑責人然遇事剛決敢言不阿長

敦良吉齋文三

十七

集虛草堂

官以爲容悅故自其在中書與其爲州縣仕皆不伸其
志君之攝岷縣事也縣民素健訟君日坐堂決剖慰遣
無留牘縣故有巨盜久逸魁未獲比君上事鄰邑新昌
人以獲盜聞而盜魁則新昌人故縱之矣功令凡令於
鄰縣盜禽獲其魁者例晉階新昌令某藉是先狀於臬
司君廉實亟白狀而司先入某令言不直君將中以法
君韞然曰余豈忍殺人以媚長官邪辨益力羣盜卒滅
死其署乍浦同知乍浦地濱海羣商屬集駐防滿洲兵
恆攘人室而有之君置十餘人於法兵遂戢既設方略
捕斬海盜三十人羣商以安君既恬於仕進又數忤長

官是時署台州海防同知事甫解篆遂引病歸以咸豐
庚申夏五月歿於斗山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四配王繼
配虞再配張子六曾祺王宜人出曾煦廩膳生虞宜人
出曾霈曾瀛皆浙江縣丞曾毓河南縣丞曾鏞候補安
徽知縣皆張宜人出女三長適武進戊戌翰林侍講貴
州學政丁嘉葆次適仁和增生吳超次適同里蔣殿桂
孫六女孫二初侍郎公以 廷試第一人魁天下四方
之丐書畫者踵接庭戶君少承其家學書師顏平原旁
兼褚虞之勝尤善寫蘭竹旣告歸杖藜席帽日與諸勝
流琴尊觴詠於九峰二泉之間於詩喜楊誠齋而導源
東坡其撰著有讀畫山齋詩文集若干卷軍興悉燬於
火今年其季子曾鏞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奉君
之功緒請銘乃爲之銘曰

爲名父子而世其家業爲清白吏而政聲皦皦旣臻眉
壽而多哲嗣積善者昌澤逮來裔相彼佳城是爲安宅
於萬千春視茲貞石

張隱君墓表

廬江有隱君子曰張贈公敦行服古不樂仕宦終其身
爲山水之遊其年未上壽而足迹徧於天下其產僅中
人而義行周於平交其名位雖不顯於當世繼嗣實被

其床其著述雖不傳於人間後生共引爲憾蓋贈公之
物其孤盛愷幼故公之遺書蕩然誌銘之文未備今年
春盛愷計伐石爲表距公之歿三十有三年矣悲夫張
於廬江爲著姓其先合肥人諱德勝以舟師從明太祖
戰亡采石封蔡國公諡忠毅侑食太廟傳具明史其子
諱宣以勳裔世襲廬州衛指揮同知自合肥遷於廬江
是爲公之始遷之祖自勝明以至國朝忠節奇儁之
士代不乏人張氏故饒於貴公性樸素好讀書年二十
援例入太學卽屏棄帖括修園林漁佃之事廬江接壤
舒桐多佳山水公歲一遊焉春出則夏歸夏出則冬歸

敦良吉齋文三

十九

集虛草堂

或竟歲一歸或旋歸又出出則載書史預裘葛諸濟勝
之物必精心戒歲恆計田之所入儲其二以待友朋族
黨之乏五以贍家三以給裝公旣嗜遊而是時天下無
事邊圉數萬里無草竊援桴之警閭里桑麻彌望蓋乾
隆嘉慶之際海宇富庶國家全盛之日也公生長昇平
卒以考終烏乎幸矣公爲人仁恕樂施而內行嚴一介
不以自私嘗出遊行抵桐城有逆旅人達某者歲凶鬻
其婦旣券矣公出金燬券而周其家故人合肥常碧書
貧而工詩旣客死公走百餘里歸其櫬又收卹其後人
其他待公舉火者月有餼歲有廩所儲不足則鬻田繼

之以爲恆其遊粵東也入羅浮窮陟巖洞攀石樓以觀
日出久而休於番禺鍵戶校所攜書經月不出番禺人
疑其蹤跡密白令公戚也意其爲公微服往旣相見
拉之署公堅辭不獲一夕遁旣遊秦中道甘肅將踰瓜
沙攬西域關塞之勝賁罄矣有貴官舒城人秦椿者公
姊夫也手二百金爲贖公笑曰客遊誠窘然山野之夫
不識金所自來卒謝去公家居未嘗一至縣庭有胥役
來輒走匿里中兒咸目笑之然聞義必爲揮千金如一
芥賁育之勇弗踰焉公於書愛崑山顧景范方輿紀要
出入常以自隨足迹所至考其異同參稽互證書眉上

敦良吉齋文三

二十

集虛草堂

蠅頭細字如織於詩喜杜少陵公自爲書若干卷詩若
千卷燬於火公諱謀璧字藺完生於乾隆癸巳卒於道
光癸巳得年六十有一曾祖先卜縣學生鄉飲大賓祖
曰晟太學生父貽銓布政司理問子二長盛柱趙恭人
出先公卒繼配孔恭人生盛愷於時公年逾五十矣人
以爲厚德之報云孔恭人後公二十有四年卒余少有
名山之志讀後漢書逸民傳嘗有慨乎向平之爲人壯
而出遊四方竊怪士媮俗薄兵火後寄食皖桐往來廬
江山中山中人之知公者嘗爲余道公行事蓋公之嗜
遊似向平卓行似元紫芝然紫芝命不償德屢以窮餓

丐求小官向平生炎劉之季世值新室之革除雖潔身
不屈然敝形骸絕妻子終焉不返易所謂苦節不可貞
者非邪余是以次公之行事而深有慕乎公之爲人也
盛愷有風節曉兵事以功薦贈公如其官同治五年秋
七月表

黃泥岡墓阡表

去年冬六安程君熙宇相遇於潁州手一編示余余受
而讀之蓋其友人游君爲其太宜人家傳於其全活文
氏子事尤詳夫閔孀恤孤能自忍其愛子之痛以存鄰
人斬然就衰之祀此人情所難求之史傳蓋罕見焉今

敦良吉齋文三

二十一

集虛草堂

年夏余臥疾旅邸君衣冠再拜前曰吾父母實有隱德
數年來兵火流徙吾兄弟獲保孱緒皆先人之賜然吾
兄弟早廢學又嘗服勞於外兩大人嘉言懿行不能盡
曉今第就吾兄弟所習知閭里所共稱說祇一二事惟
吾子擇焉吾父早習賈在正陽爲居停人司計簿十餘
年歲奉外不私一錢吾兄弟幼隸庫中飲食雜作吾父
不少假嘗曰盜人之財以私其子非義也勤業而食力
貽子以安也平時質庫貲積鉅萬萬司簿者居其息佚
樂其身以利庇其子孫吾父廉故以窶終文氏子鄰舍
兒也與吾季戲傷目血洞流三日而斃吾父慟家人將

訟之官吾母曰文氏子母孀孤柰何以兒戲絕人後事
卒寢夫親有善而不能顯揚之非孝也而世俗所嘗詆
其親夸誕取名譽相率而爲僞者吾兄弟雖不學終不
敢蹈故常以違先人之教余逡巡避席而對曰聞之事
親以實不以文古君子所爲顯揚其親者其事信今而
傳後故其言舉近而行遠昔廬陵歐陽氏表其父崇國
與其母魏國夫人之阡余嘗讀而深思之於崇國之居
官則祇記其慮囚一事於其家居則祇記其歲時祭祀
臨食涕泣數語耳其於魏國夫人則祇記其治家節儉
與其所嘗誦述崇國之言以勉誠其子者夫以歐陽氏

敦良吉齋文三

二十三

集虛草堂

之學問勲業與其文章之美瞻汲汲焉大書深刻以顯
揚其親而昭示於後世且遲之數十年之久乃僅僅焉
一二事焉而止者蓋古君子之事其親也必誠必慎誠
則不欺慎故不苟故其著之文辭勒於金石簡而確質
而可信也贈公臨財廉廉故忠於所事是明於義利之
介者與人孰不愛其子婦人尤甚太宜人能忍其愛子
之痛重絕人祀則其平日之宅心於仁恕焉可知矣是
於法當表案狀贈公諱錦耀字炳南卒年五十有八葬
六安馬頭集東黃泥岡太宜人姓黃氏同治元年二月
避亂河南商城卒年六十有八遺命歸祔於贈公之兆

子長以輔卽熙宇有幹才以功保花翎直隸州候補湖
北知縣次以弼藍翎候選府經歷又次以佐生十二年
殤於文氏子之戲者也女子一適同里人馬善教孫步
青步瀛步科步鑾皆幼程姓著於徽州其後遷移四方
望於河南余高贈公與太宜人之行事又以嘉熙宇兄
弟經患難而相勉於善因次第其語俾揭之阡同治五
年秋八月表

張府君墓誌銘

同治五年丙寅冬十月余客潁州方辦行故人張君病
且篤因留數日而君歿余與其鄉人趙君哭而斂之走

敦良吉齋文三

二十三

集虛草堂

書其孤頃其孤來今撫軍滿洲英翰公泣而言曰子知
張君曷爲言俾其孤歸以慰君乃揮涕泣而書之君諱
盛愷字晉雲一字勁筠世爲廬江縣人考曰謀璧敦行
服古終其身爲山水之遊余所表張隱君者也其先代
功緒具錄余文君汎愛博交勇於自見數在兵閒好奇
畫余與君交終始患難十餘年今撫軍尤親愛之若同
產者蓋君之忠亦披露險夷一心遇人無貴賤久而不
渝其諾天性固爾也然屢進而蹶卒以客死君少學於
其鄉人吳徵士廷香之門咸豐四年賊踞皖兩帥久頓
兵君合鄉兵殪賊其年秋徵士以兵復縣城君實尸其

謀徵士殉城死其孤長慶開關亡命君亟周其孥一時
同死者君撫其事請於有司卹如例君亦坐是以破其
家十一年秋今相國湘鄉曾公旣平安慶而廬州賊分
壁三河君與其縣人以兵佐官軍擊賊旣論功君抑於
有司其明年同治紀元余客湘鄉公所公垂問郡人士
之才者余薦君旣通謁條列若干事罷去君積勞數奇
歿之前數日撫軍以事行比歸詫余曰吾固知張君死
昨者舟中數夢君其顏色慘沮不類尋時然吾往者霍
邱之役微君無以至今日比軍蒙城吾自分必死賊兩
大人羈旅焦灼日念吾君晨昏省慰又走貸濟吾軍去

敦良吉齋文三

二十四

集虛草堂

年雉河之圍外援絕矣吾輕騎突圍出合諸將之兵以
礮方張之寇微君夫孰與斷大計者吁張君死矣語云
烈士感知己夫彼負重引遠介然有待於天下後世而
一無所屈其不遇於時也固宜若夫負雄桀之姿奮然
抱願爲之志而又際用武之時得知己如今撫軍乃屢
進而蹶年未中壽羈窮客死如君者抑獨何哉然則士
之有待於世與其所以自待者夫亦可以決然審處矣
夫君年少余倍余愛君畜以弟又以其體肥語輒呼阿
胖諾唯唯君遇事喜諭說意偶拂鬚眉怒張而余固卞
急小忤輒譙訶君夷然弗芥也今年夏君與余會食旣

罷而余病君輿疾日數走視一夕余食復暴厥譖不省
人客怖走白君君曰若於法不當死卽死有我在刊其
書歸骨於其山客何爲者比余起而君病且殆余矜視
私語其所親曰是證陰剝而陷陽孤而躁行陰陽失居
神將去舍而君猶晝夜接見賓客焚膏助明久將自竭
且草木之藥良楛並投豈所以長壽命哉吁君死矣追
數疇昔歸骨之言而余今者猶得見其遺孤以論撰其
行事夫亦重可悲矣君生於道光八年戊子冬十一月
朔於今年冬十月十有六日得年三十有九娶李氏生
子一女一子曰延誥年十三女幼字其鄉人徐氏子穉
而才君少孤廢學以監生入賞得通判軍興積功加鹽
提舉銜 賞戴孔雀翎其殉也今撫軍以軍營立功後
積勞病故例籲於 朝得 旨贈四品卿銜蔭一子入
監讀書君病革之前一夕甚念其家人舌強禿矣聞余
來昂首注睇引拉余手袖數數自拭其睫而無淚余戚
其不瞑也則備舉昨者君之託趙君與趙君之預爲君
經紀者若干事矢之以大神而並諾以銘墓之言君吻
闔張目數瞬又徐徐自拭其睫余哽且走趙君則益大
慟左右哭失聲趙君者舒城人初隱君娶於趙未有出
繼配孔太恭人以君少挈而依趙氏君與趙君少同學

長而益親託孤之言余備聞之故書趙君以延誥幼卜吉於其縣東將以某年月日葬君其友人合肥徐子苓預爲之銘銘曰
隆然而起驀然而止瓦注者巧犧斷其尾吁嗟乎張君以材死

江蘇卽補知縣于府君墓碑銘

君姓于諱松其先自登州航海之遼東從龍入關以勳勞隸內務府正黃旗漢軍佐領曾忒父皆以材武顯君早承門蔭旣供職授藍翎侍衛性通敏愛奇尙氣喜讀書慕古名將帥戰陣之略京朝官事簡奉薄君家貧

敦艮吉齋文三

二十六

集虛草堂

巧衛所旋補松江白糧廳是時國家財力鼎盛江淮漕賦甲天下而丁媮役蠹費且弛君鉤勒部署又廉平於法事多辦咸豐元年春南漕改從海運大吏祕不發屆期羣水手虜而謀變且起守尉令相顧莫敢誰何大吏久才君自松江檄赴蘇州俾資遣之一夕定水手者運艘之繹夫也多犯法亡命無著籍其輩或數百人數百十人各奉一魁長號曰綱司綱司生殺重於大府方議資遣時君上計曰資遣與振卹殊科振卹因歲災穰則民歸業矣資遣者下脅而上賄也且河運難復明歲脫再來資遣又可嘗試乎因條列便宜數事大吏不能用

已而果然復檄君君固辭弗獲則單騎入眾中曉以大義變復定其明年春君策資遣之無己也乞差宜興翼自全比屆期大吏飛檄君而是時粵賊方踞江甯推鋒出羣水手環而嘯呼者其勢倍前時君至亟請於大吏曰三吳產殖民脆粵賊外窺羣不逞者內鬪計因此時以資遣之費籍其精壯而訓練之內患弭而外戎有備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於是大吏悉從其言不旬日得勁卒二千人卽以其綱司分領而肄焉而是時向軍門躡賊之師築圍江甯賊稍斂蘇州遂安其明年官軍潰於上海夜漏未盡制軍甫駐節而君報至則檄君以所籍

敦艮吉齋文三

二十七

集虛草堂

卒閉門拒守君進曰兵無常勝窮而來歸猶飢犬然豢之帖耳就撫迫卽反噬請假半月餉俾餼受於官士歸於伍滬軍其將終振焉矣乎議定則從數騎要於路俾弁領駛舟河干明布令君威信久著諸潰軍之長以君故悉如令胥盤之閒樵蘇晏然無一人敢譁於途者君性明決勇於任事上海之役撫軍旣被譏代者廉訪吉雨山公公宿知君君亦陰自結比復上海君遂以所籍卒從勦鎮江旣成營搏賊銀山之下戰屢捷鎮江賊仰息江甯旣屢創閉壘潛略高資君以千人馳赴賊其明日再戰遂渡夾江躡賊營拔之其勦鎮江也君計斷賊

糧比攻城請先登撫軍以君臂創未合慰止之君固請
既受令以眾夜薄城下眾梯垣縱火潮勇譟而驚賊賊
起然巨礮登者相繼墜君督前鉛子中君額仆於牙旗
之下昇歸旋卒得年五十有四時咸豐六年丙辰二月
十二日夜也潮勇者粵東剽椎名盜其人黨死嗜利居
嘗購賊賊恆啗之金俾閒軍司軍命者憎焉弗察也以
故臨陣輒譁佯進忽潰事機坐誤蓋往往然而鎮江之
役君既勇於自進一時同列者名位相疑或材能各不
相下彊寇在門操戈在室蓋自軍興以來士之蘊負奇
俶奮志於功名而躍馬請纓效死倉卒如君者夫亦可

敦艮吉齋文三

二十八 集虛草堂

悲也與君死其麾下士千餘人同日哭晝夜無停聲君
內行淳厚喜急人之危其在吳中南漕廢矣有同官某
者泛常交君嘗周之其人者公私逋疾有二女其母前
死計鬻以償所負二女泣且走將自沈於河其乳老嫗
譬解之曰聞此閒有松公者鉅人長者試走籲或見援
否則死未晚於是二女偕嫗走且泣夜叩君所長跪泥
首白狀君愕然曰何至是雖然吾與若父寮也又同里
以分若視我猶父也顧吾獨居若年長若父誠窘吾亟
貸以歸若父於是二女復叩頭泣誓畢死不願歸蓋其
父某饜酬燮聽費恆無度方南漕全盛時執禱子賈而

官泥沙其金抵死不變鬻女固所弗卹也於是君假別室迓其友之寡姊篤老者俾同居而時貸某某感愧謝去又二年嫁其女資贈如已出君死二女搶地哭蘇而復絕者再君文士戰輒當敵撫軍旣宿知君格於資未嘗特將也比死騰章入告得旨以同知陣亡例賜葬祭蔭一子君事繼母崔太夫人孝配宋宜人前卒子一名寶鏞以世職從戎嘗慟君志行未章以某年某月葬君於祖塋之側乞爲文因次其功系而銘之銘曰佩之垂兮玉石雜而不章駕之騁兮駑驥並而焉行君服則儒行則烈兮厥施未盡鬱英魂兮誤行貞石識潛德兮後有作者載史牒兮

敦良吉齋文三

二九

集虛草堂

郭贈公墓碑銘

同治七年春淮北盜犯畿輔天子震怒命羣帥會師河洛之交其年夏元兇隕首旣論功鳳陽郭軍門善臣戰屢最於是朝廷宏錫類之恩晉階易號追崇其三代寵榮世祿爰及後昆冬十有一月善臣假歸焚黃於其先人之兆將伐石刻詞傳示後來以狀請文余與善臣好誼不獲辭案狀贈公諱法彭世爲鳳陽府鳳陽縣人父懷仁妣氏俞大父文眾妣氏朱皆以善臣貴 誥贈建威將軍晉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贈公之先

曰營國公英佐明太祖以兵定天下謚威襄侑食太廟
其子孫襲封姻於帝室鳳陽明中都也多勲戚世家
國朝旣下南都疆宇郡縣舊時勲戚之裔列編戶矣鳳
陽之語著姓者咸曰郭氏云贈公之大父父耕讀爲業
積貲而博施坐是盡落其家故贈公少居窮咸豐初粵
西賊僭據江甯沿淮盜四起多藉賊自重而是時官軍
單怯民間田廬蕩棄多坵盜以活潁亳之墟盜之有名
號者以百數贈公以謂家世著姓大父父仁讓清白義
不可以汙盜故其居轉徙自晦漁佃以生其與人以忠
義大節相訓勉而時部署閩左以迂官軍之來方是時

敦艮吉齋文三

三十 集虛草堂

督師袁公募兵臨淮檄鄉兵擊張隆於鳳陽贈公久病
矐以其眾夜赴師半濟而歿於水遂藁葬於其先塋之
側時咸豐九年冬十有一月也其年善臣以贈公死投
臨淮大營自效明年官軍進圍賊隆誅諸縣次第皆下
善臣積功得官嗣後國家數有事於齊楚秦晉之間善
臣輒在前行每戰功輒最昨者畿輔之捷顯庸褒美
天恩稠疊距贈公之溺臨淮時歲才十稔而人事之榮
悴天道之剝復何前後之懸絕若斯也夫自古功名之
際會有天幸易未濟之六三曰未濟征凶不利涉大川
贈公之謂與善臣不忍其父之死枕戈切齒冀藉手以

一雪其戴天之恨卒之功名立雖重創而志不少挫
語所謂人定勝天者與贈公歿年五十有四其配朱太
夫人有賢行去年冬余因善臣謁於懷遠里第被服恭
儉居嘗述贈公存時力田作苦情事以教誠兒婦贈公
有丈夫子總五人永昌奉親不仕恆昌參將熙昌記名
總兵寶昌字善臣其季也積功官壽春總兵記名提督
以平畿輔功 子世職騎都尉啟昌提舉銜鹽大使孫
占宣邑庠生占鼇占標占龍占雲幼業儒郭氏系自營
國以下具明史其居鳳陽者舊有譜咸豐閒燬於兵故
自贈公大父父以上闕如夫爲善無不報若贈公者其

敦良吉齋文三

三十一

集虛草堂

食報誠速而郭氏之興信未有艾爰繫以銘銘曰
邱明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觀於郭氏如車同軌昔
在贈公兵火飢窮避盜如仇漁佃弗克憤合閭左一蹶
而終有高者墳宿草科蓬科蓬未夷 天恩載施祁祁
諸子錦衣榮歸焚黃告墓割牲薦卮贈公來享饒吹朱
旗吁嗟羣盜迺自貽毒種不留荻棺有大憖既臭厥宗
爰赤其族崇侈跖壽倏焉轉燭惟茲贈公克膺 帝社
一門忠孝光於前史我銘貞石用監來紀

震兒曠記

殤子震兒滿洲正紅旗人其姓薩爾圖其名震今撫軍

西林之愛子也生於潁州之行轅殤於安慶之官舍瘞於玉虹門外地藏菴之西偏兒生四年矣記所謂無服之殤者也撫軍以其姿稟殊異恆哀念之而安慶去京師二千餘里羈棺客土戚焉余懷歲孟冬恫卽其瘞所而經紀焉乃拭淚以誌曰曠故菴地燬於兵僧架屋以栖兒患痢數日而劇殤於秋八月二日夜其翌日黎明天驟雨倉卒斂送其父泣而勒諸石曰禿兒之墓以揭之兒生逾期胎髮被額其父母用浮屠法以祝之故曰禿云先是合肥數破兵余流竄山谷撫軍書相招遂往客焉余旣迭有疾病死亡之戚益自戕於酒而撫軍疇嘔孤宦每中夜絮語嘗慨然於其似續之多艱比兒生余來潁州旣謁賀於封大夫遂視兒抱中封大夫目兒笑顧謂余曰吾固知吾西林必有後西林實能善事吾是兒生吾日進餐湯餅滿厨儘飽啖不汝靳也因共鼓掌大噉兒從抱中亦軒肩昂睇如欲語者於是左右皆大笑呼湯餅之約猶前日事封大夫已棄養而余益衰病念修短之靡常悲人生之多故每欲爲數言藉以紓撫軍之痛而慰兒之幽伸紙磨墨卽余亦不自知其涕之何從出也兒骨相無天法凡法所謂天不救者鼻鬪睛露凶四開耳骨坍塌肩脛聲嘶踵不著地兒犀頂玉

立顧盼深穩氣清而神完視明而記強能伺其大母與
其父母之喜怒無羣小兒之過余久客撫軍所兒每嬉
戲見余輒輟其弄具起居惟謹余每戲摩其頂大呼曰
禿兒輒唯唯撫軍時分曹較射兒左右釋算輒能陰識
其獲之勝負與其耦之誰何撫軍時口授漢唐人小詩
兒上口輒能背誦余以是益奇兒恆屬撫軍多聚書以
遺之兒既早惠其骨相端好自其曾大父鎮軍公與封
大夫暨今撫軍三世寬仁孝友聞天下方兒患劇時余
數語撫軍兒無夭法但時其飢飽以謹其出入之度無
崇藥石重損沖氣比兒殤余病暑且瘧不得走視兒然
私心至今念兒不置也兒殤三月矣其斂送恩恩撫軍
以太夫人命酌於下殤之制而稍殺焉夫禮莫謹於喪
服上殺旁殺其爲義至嚴而獨於殤先王略其文於經
而寬其例於傳其義多發明於記禮者之言傳大功之
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說者以大功小功皆以成
人服也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說者謂其祔也祝
辭曰陽童某甫而不名所以神之也又曰祭殤必厭說
者謂祭以特豚其曰厭者祭於祖廟陰暗之處故云厭
也蓋先王制禮既詳於五服之宜旁逮於三殤之服又
推極於殤之無服者而祔祖立字葬園祭廟若備致其

委悉而慎重焉者則何也誠以天民之窮凶短折惟尤甚而血氣之屬矢子之痛尤凡爲父母者之情之所不能自己是以聖人制三殤之服旣寬其例以聽夫凡爲父母者之自擇所從焉而於殤之無服者特明著其祖立字與夫葬園祭廟之文所以濟人道之窮而曲致其哀傷惻怛之意焉爾已矣壙廣數十步輪數十餘步冢高二尺有奇壙半之上有土阜隆隆然四圻雨水激注冢當其衝頃用堪輿法壘土以流僧昌順菴主也撫軍以太夫人命置田若干畝俾僧歲息以事其略別有記刻於碑陰吁殤服之制不明父子之恩以薄余旣誌兒壙因爲銘曰

敦良吉齋文三

三十四

集虛草堂

前面清溪後莫崇阜翼然佛廬有僧相守是惟貞宅距也徒壽

大潛墓表

大潛山之西隅望之有隱然隆起蟠屈而深秀者是爲吾友劉軍門省三之贈公與其太夫人合葬之阡其地曰黃泥山蓋大潛支麓云曩余避兵山閒旣交省三省三與余善每道贈公與太夫人恆泣頃以表墓之文相屬謹爲表曰劉氏興於夏商之間位列侯服族巨而蕃散布州郡自元之季由紫溪卜大潛而居焉贈公諱惠

字懷剛性仁厚樂施每歲暮寒沍飭粥之資衣褐之費待公而具者數百家守田奴獲盜樹者公酌奴以酒而釋盜其生平慈祥而恢闊多此類也太夫人周氏賢明慈惠以耕織勤儉佐其夫以孝友任卹勉其子贈公卒太夫人拮据家事於時適有官亭飛語之禍劉氏家素饒歲大歉鄰富人閉糶羣無藉者聚而譁比開糶者家被劫眾指目君官索賁不得遂火其居方是時省三讀書山寺中太夫人就養伯子家亟歸視仰而號呼曰市有虎曾參殺人惡馬踞羣酷吏滅門冤乎哉余又何云時咸豐六年七月廿一日也居無何江淮賊四梗省三

敦艮吉齋文三

三十五

集虛草堂

以謂大潛險可扼歸而力耕合徒擊賊日益有名由是士多歸者方賊之初起也跨粵西踞江甯游奕於吳越楚豫之間淮北盜互相犄勢大張同治元年湘鄉曾公督兩江兵旣拔安慶吳人士合詞籲師公臨食太息以謂將帥之難其人比奏起今相國李公出撫吳中君亦感痛太夫人疇昔相助之言椎心誓死躬率精卒數千人推鋒直前遂平三吳盪楚塵豫爰奠京畿帝用策功晉爵五等吁觀於此贈公之所以刑於家太夫人之所以教其子省三之孝於親而忠於國者積善必昌天人感符之速蓋卽是而均可見矣贈公有子六人長銘

翠次銘玉銘盤早卒又次銘鼎銘彝皆後太夫人卒省
三其季也諸孫總若干人贈公之先世名位具其家牒
三代皆以省三貴武贈建威將軍妣皆贈一品夫人
贈公卒年五十有八太夫人年六十有一追贈皆如例
先是贈公泊太夫人之葬時日卒卒瘞壙之文闕焉未
備茲撮其大者揭之阡而繫以詩詩曰

語云陰德猶人耳鳴耳鳴孰知天聽維馨猗與贈公世
業承承篤生傑嗣佐敷中興在昔名將多由闔訓嬰母
陵母於古亦僅惟太夫人履險以正生有義方殉有令
聞豐碑穹隆聖書載崇帝曰教孝亦以勸忠刻詞

敦良吉齋文三

三十六

集虛草堂

示後過者敬恭

張光祿墓表

烏乎人生友朋生死聚散之感可勝道哉自余束髮以
逮壯老海內交遊死亡殆盡每欲次第其行事輯爲成
書兵戈阻隔幸而居相近矣其子孫或賢或否幸賢矣
或宦游懸絕榮瘁異形而余儼然一老繭足荒山於此
卽欲求其生卒時日都無從相質此余之所爲歎也亡
友張君藍畦道光九年與同里人高君謝塵暨余同隸
學官弟子籍高君學博行狷君深沈多智略余放不自
檢三人者趨向各殊每一聚首言笑論說猶一人也高

君少許可嘗謂余曰張君循循似其家子房云咸豐元年粵西賊大起余流落幾不自存比聞君破家起義兵竊歎向之知君淺信高君之不可及愾然而悲者久之又數年其伯子以諸生立功建節江左季子死前綏而君亦寢疾死矣君娶孫夫人繼魯再繼李孫夫人早歿葬於周公山之東北原君卒諸子啟孫夫人之殯成禮而葬焉長子樹聲孫雲瑞雲林雲鵠次樹珊陣亡子諡勇烈贈少保救建祠孫雲逵次爾蓋孫雲錦雲路雲春次樹棠孫雲森次樹屏孫雲官雲翔次樹玉孫雲鴻次樹培幼傳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其子孫

敦艮吉齋文三

三十七

集虛草堂

況君之子孫眾多若是耶自光祿與原配上溯其三世皆以樹珊兄弟得正一品封吁亦盛矣哉頃者爾蓋述光祿之行事彙諸貴遊之言請爲之表余因正告之曰光祿視躬植節非語言所能彷彿第卽余言與高君平昔之所嘗推許者大書而深刻之光祿自千古矣一切揄揚之詞與諸子之文章勳望舉無足以爲光祿重則甚矣世德之難承也爾蓋兄弟其益勉焉乎哉高君者諱凌雲謝塵其字也世居郡城外北關往年餓死於巢湖之姥山中門人醵金以歸其孥越一歲少子又殤光祿每相念爲位余家哭盡哀而去故埒書亦光祿志也

光祿諱蔭穀卒年五十有八其狀亭亭眉目清穩二子
尤神似爾盡得其沖樹棠肖其俊余每晤言輒哽憶不
自休因爲撮其大凡而繫以銘銘曰
在昔平世庠序潭潭君與高君逮余而三高冠大掖爲
眾笑姍高君之潔惜後孔聖光祿令德積善多慶劫運
旣除中興再覲詩書戈甲一門堂構方山有蕨姥山欠
碑刻詞貽後余言不欺

張軍門墓誌銘

余旣表光祿之墓遂銘其仲子軍門之碑吁兵火荐仍

上下才二十餘稔而余朽病餘生文其兩世之藏是可

敦良吉齋文三

三十八

集虛草堂

悲也夫軍門諱樹珊少愛武事喜聞古將帥大略咸豐
三年賊入皖光祿奉檄聯鄉兵擊賊軍門雄猛善鬪賊
多憚之九年進平霍六迭授官同治元年復廬州之三
河鎮補都司換花翎上海之役巡撫李公初莅軍賊方
張我軍營壁未立賊酋李秀成頗能兵阻江爲固軍門
進曰賊扼險迫我我出奇爲營法曰得戰地者生撫軍
善其計其夕出賊旁竟夜而營成我兵合力奮擊連破
賊壘二十餘賊大崩奏聞加賞勇號補參將自軍門起
義以逮從官軍攻城奪地大小百餘戰每戰馬必劊刀
必血部下士體必癡性孝友不伐每勝必曰大帥之指

縱賢兄平日之教益諸賢將帥之匡救是以劉提督銘傳周軍門盛波等爭交愛之不第戰功最一時也同治四年冬賊之乘間北竄者結盜首張任之眾回擾楚豫以牽我師 朝命湘鄉曾公駐徐州曾公奏言周家口地形便當亟防賊據地突起具請以巡撫駐徐州蓋諸軍多李之舊部調請尤易爲力所謂逸待勞靜待動者此也朝議允之因奏劉軍善戰其帥多智謀張軍宜戰守其帥堅忍而不移遂以劉銘傳一軍逐鄂豫之賊以張樹珊一軍守周家口以應劉軍兼顧徐州軍門功尤最故公於軍門之歿旣奏請專祠於其鄉復請立祠於周家口所以痛孤忠抑以釋隱憾也所謂釋隱憾者何也楚撫者某湘鄉有連功成而歿湘鄉優畜之徐州帥亦卑下之粵賊賴文光狡而狠百戰劇盜也任柱善鬪而耐苦皆百戰之健者方是時文光殪於陣獨任柱出入數千里誘叛將逃兵及惡少年謀夫逞且集於京畿矣軍門謂殘賊不除兵端不止是天下永無喘息時也楚帥某督不能軍軍門新立大功且訥於口士大夫嘗輕笑之帥某又故軒輊之旣謀知爲任柱也楚中山遂而穢阻以所部數百馳而入帥某不益軍又故弛其後援柱甫就禽軍門一日中伏死軍眾悲泣哀聲動地又

敦良吉齋文三

三十九

集虛草堂

數年張任之餘黨聚殲於畿輔湘鄉之所爲隱恨於茲
役也微余言夫孰知軍門之歿所繫者遠而好訾議者
且以軍門之恃勇深入之非計哉烏乎痛哉軍門兒時
其父常不愛余過飲恆以奴僕遇之豈意其能自立如
此因揮淚而銘之夫褒功封爵祠祭蔭子 朝命踰常
格書之亦以著湘鄉公之平恕而惜其功名之不能如
其素志也烏乎痛哉銘曰

天生偉人壯我淮軍一蹶不起壞我長城 帝命褒卹
利我後昆豈弟後昆克光前型畢然高冢華表崢嶸銘
詞煌煌雲漢輝揚軍門兒時余嘗蔑視試刻佳文冀贖
前戾鬱鬱佳宮以植以封英靈未泯嘯虎吟龍時猶多
事急需良將慟非爲君臨風惆悵後有知者信史是尙
敦良吉齋文鈔卷三終

敦良吉齋文三

四十

集虛草堂

